



晚香堂集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即海虹先生
按蘇松風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
夫人挈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燼烟焰中公無恙二
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
江道御史出巡茶馬丁內艱服闋又巡江西戊午建酋
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



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卹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韙之。又上方略言經臣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夷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資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駢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爲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駿馬。預遣

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孤憤勃勃。填胸請脂車兼道而前矣。旣抵關。袁經略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瀋陽。三月賊犯瀋。被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略異。巡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却。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

夫畫地爲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
火箭焚賊車。薄暮內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衷甲下城。
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永芳曉來。
伏謁。搏顙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
賊取公去。永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
焉。公見賊。挺立于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豈繡憲臣。肯
爲犬羊屈膝耶。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
賊怒。捽公出。復呼回。爲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
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

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諸
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
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
拜者四。遥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
永芳歛而瘞之。建祠于北門外之演武場。流人鄭良弼。
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
上悼憫卹錄。賜謚忠烈。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
合祠于都城。賜祭三壇。賜衣冠葬三百金。廕長子
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贈公大理卿。再進兵

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慎言李日宣給事中
尹同皋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頰美髭髯兩
目燿燿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
仗劍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
丞繼宗許忠節公達揖公而前曰虛席以俟久矣至是
遂符前讖云往者遼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
夙駕不三月遂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
久矣子道濬以諸生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
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闕上陳請兵

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
國憤復父讐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
覆補錦衣實缺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銳矛千枝送
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勘李暉李棕廢立之情形并
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
生是兒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千人獨當一隊仗以
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活
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剗其舌霍其目齧之磔之支解
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輿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

謙與顏杲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奏得杲卿之髮。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櫬何日。世路悠悠。如顏氏張奏之客。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尺孤兒。招魂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淒風凍月之間。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異類營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真可激發。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遼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邦佐。鼎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爲之傳

孫漢陽太守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庵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后辟行省爲迪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松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恣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廕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凡供帳厨傳。皆公部署。甚整而暇。路無驛騷。臺察倚重之。擬咨蘄黃兵使者。會公遣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邨。捕徐僕。省臣韓楫劾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郊故居。修築精舍。輦奇石寘庭除。環列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邁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間舞狡狴及角觝之戲。人以為安陵食。輞川庄不是過也。公既以豪聞江東。而又坦直。

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后去。故人踈族。一遇之以誠。款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椽一椽。一木一石。往往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臯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菴。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凄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窻。棊几間。或臨古畫。或抄異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

溫。隸篆八分。追踪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干請無虛日。人有贖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公聲音洪暢。狀貌踈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頭帽。有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爲平湖令。與公無平生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曠徹九泉。其爲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

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后。曰世鶴。華亭邑諸生。拮据葬公于細林山之陽。

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硯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畫法書。彈指流盼之間。涸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誰與歸。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鄉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己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峰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即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當廣坐拈一題下筆衮衮氣吞多流而獨好有韻語不輟少峰公呵禁之扁一室顯精公車言遂與伯兄

同裏青衿。稱安氏雙玉笋。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
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
視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狡獪所弄。波及公。廢
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久之。聞少峰公。聖家難口。
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我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閔。立解。
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墨瘡不
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橐裝。結海內墨卿劍客。入京都。
上書白冤狀。投刺巨公。即陸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
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邱

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視少峰公舍。祿奉母命。析產。肥
瘠聽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壽葆
公疏。清泉累層臺。構傑閣。結幽亭。蒔竹種松。蘭菝菊。
時時命魚舸。鹿車往來。其中築肉飛絲。傾尊仆石。雞號
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輞川庄。詣門者。綦烏相
啣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
所願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碍。膺
者在。再上書。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冤。公乃更名
泰來。字未央。拮据葬父畢。裹篋北雍。己酉戊子。罷歸。辛

卯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苦艱子。建白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子珩嗣其亡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哭不勝啼。喉嚨間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沾戀。撫瓚頂目。瓚者再已。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齷齪問生產。然歷盡苑枯炎涼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猾胥筭中。可以怖死。詣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為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

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殤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七情爐炭我。徃役鼎鑊我。又以虛懸不寔之功。名為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鼎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酒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頤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閭閻無褻容。交貴游無諂骨。

暇即枕漱百家六籍中。過輒成誦。畢身不志忘。三席中兒
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
童購不易得。姑以自寄。其瀟洒標韻而已。郡大夫嘗以
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清萍集。二
京集。芳草編。西村纂。行于世。皇甫子循序其詩。王元美
爲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
殤。次玉瓚。次珩。次瑤。皆孝謹。嫻文章。卓然有父風。陳
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
曰。安公動無缺彝。言無判德。凜凜篤行君子哉。獨以沉

寃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
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
林首座。豈至偃蹇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玉峰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袞袞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各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恤。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為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耄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

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岩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嘆於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扁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朞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峰。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始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卽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

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飢。活十餘萬人。埋俘草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其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中最嫺。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峰道人如故。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壞

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他書甚衆。踈進道人。道人咲而領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瑾璫。廷杖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季子爲龍陽翁。龍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雋聲。屢試童子科。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筭口占。不屑屑爲纖嗇機利。周孺人櫛束舍人兒。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龍陽翁逍遙寡營。但召酒人爲轟飲。飲且盡一石。旁指

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甘寢不魔。此伊誰力也。公與伯
兄。姬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拯
救。始無恙。退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
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券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
何氏矣。性伉直。閭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輒颺去。不則
痛詆之。卽名流貴介。凌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
垢。隱癢。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入。而公刺刺不少休。
諸子跪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瓠耶。第善詈。旋亦
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噉狂笑。

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癖書甚于儒者。每讀司
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
又念南渡後。宣城陽阡。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
譜。良史嘆爲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發舒。
與周孺人陰爲德甚方。撫嫡兄之孤。如已出。迎王氏孀
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郟。不闢戶外事。從廢圃。故園。芟
刈。疏治之。藝名花。灌修竹。傾尊仆斗。奏肉飛絲。燭跋鷄
號。未聽客去。邑令肅公爲賓飲。公咲曰。田庚野老。不能
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爲

人畫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俠清議格物。嘗持是非名教。以詘其座上人。似戇。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

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鑠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畢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太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一意。得全其天。爲布衣則公爲綉衣。則抗疏瑾璫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諾東陽君之請。而樂爲傳之。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字受甫上海人。即聘辟不應。仲昌之后也。晚
峰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
奏。遂遴爲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烏奕。
弟子北面者屢滿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
矣。歸則吾佃以供兩尊人。具甘毳甚腆。晚峰翁爲撫鬚
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驚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
織。悉准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產。贖坏土于祖
墓旁。費且鉅。匿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過從公。

頗數。曰：老人非私少兒，但覺兒夫婦酷知我痛痒，冷熱耳。公授經他所，母疾輒怛怛心動。遄歸，欠身榻旁，爲揣色聽聲，疾良已。飲食衎衎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墨瘡焦枯，幾類死孝。卽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爲之青。而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軸。嘉靖間，倭奴闌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填踏而過。自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劓冢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眠食減損，猝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鈎引

貫串，應聲如響。卽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猶存。蟻鼠蠅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爲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咲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權輿。老蠹乾螢，此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于是下帷益淬勵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申，不假貸。小拂意，爲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笞。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暴得萬金不祥，請辭。已而聚

族爭立。立者之產悉殉於仇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爲營
救得免。而身則泌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熙熙如也。事
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嫠。公不絕餉遺。旣歿。祭奠
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絮語不加于
童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晬容。惓惓以惜
福。擇交爲第一義。不喜見羶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
飲禮。日山衣田冠。未嫺罄折。所羨惟闇然篤行長者而
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咲曰。差慰寂寞。已罷免歸。亦不
色。慍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

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過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
築。寒士三年構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
谷。從古豪門鬪麗華。只今何事傳邁軸。愛我郊西半畝
宮。歲歲春風醉醞醑。其他登臨觴咏。率本之性情。而無
郊寒島瘦之病。晚年目疾。詩亦屏去。強半茹素。奉竺乾
戒甚虔。笥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
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此足不朽矣。
陳子曰。李氏自洪永宣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
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

真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大夫跪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觀。天子用宰相奏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豈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鼎，識者相爲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輿命告於泉臺。鐫詩系傳之秘苑，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書于子孫者必文。誰云天道無券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子之謂矣。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臯，已更臯爲陶，甄甫其字，號遂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綬相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嘍爲吾聞至人多好醉鄉遊，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髀，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盥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嘗。君手調以進，輒頷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

詣。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強起。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夢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以手硬坐。轉睛不相屬。置人緩急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敞意得。鼓三搥。雞三號。猶嚴扃門戶。不聽客歸。觥籌交飛。排調錯出。不沉醉不

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頰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州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劔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戰。以報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枕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壘。仆觚斗。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

獄盡大地秣田。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解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噉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大夫不餽糟。不啜醢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鄱陽王素節得罪被逮。路聞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淨大白。酌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柏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泱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傲。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

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弁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己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錢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請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嬾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

累日。旣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默。旣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游無所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鬚兒。皆折箭。

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咲。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年與才。心敞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

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千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薊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淚下。崑崙即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成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告。余以爲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生極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

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傲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適生適死。適合適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有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穉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傳二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炳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纍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木同舉于鄉。嫗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蹶躄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歎曰。

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
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
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
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詈罰。每病熾。昏瞽
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跬步
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
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
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
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

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矚其生
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
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
穀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
人扁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唱
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
香不點歸橐。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咲。家居門
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
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其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

室中木榻絺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悃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單率如窶婦。問之，即劉家錢淑人。

也。僕御熟視，揜口咲，怪其踈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衷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

闖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餘年。而余與之遇。索咲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懼。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荐。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攻書筭。喜讀史。

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
遘內外之喪。產漸訕。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
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
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
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
止。客以壽公。公咲曰。余之病而從方外遊也。孺人爲治
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拮据。又歷十五
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
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

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
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
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矚之。客滾滾覺豪雋
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
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
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遊入。則反面以盡釋。
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
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徃徃輔以贊嘆。喜動眉
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

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誥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侯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侯，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廩生世華，其子萼，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萼生昞，昞生貞，是曰柏峰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尤溪，歷揚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柏峰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贈叅政，娶曹。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即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

五來歸。保母趙媪睨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道上。異日祿幢。褔翟中人。也。既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逡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姒盛孺人入門。紈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祿錦棚。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泉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掖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構。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即心亭翁嘗許葺治費。不

忍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逸居不離側。老嫗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噉。以慰之心。亭翁病。膈贈公與淑人承響床第間。侍病不解帶。治喪不勝衣。諱日生辰。饋奠飲泣。卽推及王舅姑。率子姓。跽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薦。沈采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園丁有竊瓜者。家人有乘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貫勿問。反好語囑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即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

驚逸乎。犬飯乎。門牝闔乎。灶突燿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質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餒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衿乎。如是數四。乃即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產。贖史生鬻兒。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淑人。贊嘆從史。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笑曰。家乘有徒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裹縫掖。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人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間。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

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鏟落浮華。封部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場。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拈題危坐。淑人走爨下。張具繼以然膏。未嘗敢告。執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腆。而約束二子。不過數臠肉。三浣衣。稍請更易。瞪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侯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涸巷來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勅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

若導之關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爲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穿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蟻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侯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神廟實錄。不輕置袞鉞一字。繫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玉立白晳。方願豐下。與人交。溫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嚴以老更之禮。一往輒不赴。栽梧種菊。顏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間棲居士。日

與仲弟衛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盍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晚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則門庭削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內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

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
兩親有至痛先公手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
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
面者皆爲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爲之喜極而悲歛
噓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
家不可強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
兩雄長者娶婦裹青衿次者讀書已上口矣而母與先
公曾否對咲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
而晉有疆場之役母大憂已觸璫歎几叵測母聞之又

大怖一痛也今主聖清時禍本頓拔兩兄弟方將式
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
填膺九原誰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
錢宗伯業已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子布衣而史敢
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爲之傳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爲中丞明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嫻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李君。性剛介、言笑不苟。妯娌莊憚之。嗚。李君曰。新婦不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爲動。讀書山寺中。風雨。壅。鹽。晏。如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舉兒。投兒李君懷。而身則力疾藥裏間。揣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刃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纔二十六日。熟睡老嫗衣。

衽間。姬驚怖。頓足長號。兒墜地。賴寡姑急抱之。得活。食頃。楊氏始甦。己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病痘瘍。楊氏裹血挫針。佐醫禱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媪。汲漿索火。未嘗望見顏面。惟爲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爲求延生。禮諸經懺。其他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祖。黽勉喪禮。已爲宗長漁其產。垂盡。楊氏負孤兒對簿。哭而過市。謁訟庭。縣大夫憐之。事得解。而貧愈甚。勅孤兒出就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穎。遂以女字之。

稍長。從游于泖濱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痊。與幼女刺繡。買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枕中菜菔。升許煮糜。旋不忍下咽而止。己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己酉除夕。楊氏色慘然。嘆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鞞授之。曰。未亡人將赴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兄弟競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食明年新。我志已決。至八月。孤兒生日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

節績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
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爲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
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爲鉄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
婦殉夫。等節耳。然爲忠臣托孤。易爲節婦保孤難。彼其
仗威靈。揭名號。收拾四方英雋豪傑。以爲忠義倡。而楊
氏以孱婦抱孤兒。寒幙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
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蓋女中之龍逢比
干。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
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剖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

下。世稱爲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復使
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於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
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於斯焉。

晚香堂集卷九終

晚香堂集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記

吾朝揚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拊爲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臨川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臯比。何渠出濂洛關。

閩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于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罨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題王仲遵花史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咲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咲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荆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

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題宋秋士情種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于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覩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子者。方可縮而書蠻觸之榜。是故古有應真擲一瓢渡海。特遊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醉歌黃鶴。笑指青霞。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騷屑諸吟。霏霏如珠玉屑。顧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

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死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人矣
暇則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延珪鹿角喻麋司空圖松枝
筆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
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
頭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
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題素位編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興平酥同贈曰
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予嘗笑此乃閨閣中
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綠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
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
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
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
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
棄爾濃艷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

也。而思以吾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題顧仲方樂府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時因杯酒間。動鄉國之想。乃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障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永康十景畫冊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蓋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煩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堦。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遐鶩躡而去者。無奈爲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麈背鳥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以贈使君。使君試一

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瓢
不醪飛瀑濺巢不絲不肉啼鳥滿屋蓋寸管方幅間全
領烟霞勝臥遊遠矣昔子瞻謂蘄黃之間多異人其最
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
詩季常遂爲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夙
具素心而使君復歌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
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真
所謂蘄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題高保山詩畫冊

黃大夫佐松郡三載餘將吏士民畏而懷之躋卓異聲
爲諸侯冠而公顧笑曰吾飽此中尊鱸輒思故鄉薇蕨
不置得反初服與吾太史兄飲泉亭中習靜軒上或召
故時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蔭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
而佩其他一切譽誹苑枯悉付之漆園之蝶而已吾兄
負聖賢豪傑之略度不堅臥而吾且代兄灌園姑私一
壑以自秘如否否者青松白石且爲嘲我至是慨然挂
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士紳攀轡者相屬于道清風高

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從此不爐不扇。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穎。並傳于後世。爲題其後以送之。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艷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真修。以此度衆生。
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真度。請問真者何
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
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真不
真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
團。橫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
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
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

也。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楊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卽石髓石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卷。嵇叔夜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英雄退步卽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閒事。延伯真其人也。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既爲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坐
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媯者。夷然不以屑意。曰伯
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
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顛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
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
化爲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
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別影事哉。此適足以
資達人之喁喁耳。且天下亦何所置分別也。造化之理。

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汰之。無論支離窘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無乃傷乎。故子輿氏之三自反。真不如顏子之一不較。若顛之僅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爲語。余者如此。公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人交。見者不知其爲太常。且不知其爲盛德有道長者也。公爲文。貞冢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濁。後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爲最深。故生平未嘗設谿谷町畦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心。則爲範圍。有傲心。則爲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清譽滿朝。天下莫不拭公一出。一拓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述公之志如此。

題瑤池春永帖

俞安人楊氏都水郎南濱公之女魏國公之女甥名士
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
羔鴈填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裾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
史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舂者創自薛更
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衛夫人書捉美人金錯刀劓織女
支機石麻姑煖酒董雙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直
曰某母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
人傳之子孫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石

交之賜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
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個、青入簡編、今又栽
松夾道、使人曳筇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
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
松護松、松如新嬰兒、我如晬盤湯餅客、詩則錦襦繡祿、
吉祥賀章也、誓令此松穉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髯翁、
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
爲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鋤破白雲以待之。

五會圖跋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峰山、居得良友二。則王叅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檢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贊、屬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魑魅爭光、其沒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勲德名位、全始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叅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間、能辨此一蠹楮否、若叅甫兄弟、真

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偕其篤尚友于可想見
文恪之門風耳。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宋制告與勅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
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勅而已唐最重告
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
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
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克
禮儀使勅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
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神考拔之中秘
光廟擢之講帷今皇帝追念其盤累登禁近八座正

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遁思之甚久歷按
差次遷除告勅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覩矣公七十一時
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王庥而冢孫貢士庭
則請礪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
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
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廷能流通見在之
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
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鼎周淮父鹵乃足以
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卷終

